



父亲曾与一头狼不期而遇

□王海燕

时候吃不饱是常事，饿得直咽口水，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划完一根又一根的火柴，常常在梦里画饼充饥，填饱肚子是最大的梦想。人在基本生存面临挑战时，是无法谈尊严、自我和体面的。马斯洛的五种需求理论告诉我们，人的第一需求是吃饱穿暖和保住生命。“两不愁三保障”，是20世纪40年代的父亲当时最盼望的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挑战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，接续伟大、书写辉煌。

2

父亲有过与一匹北方的狼不期而遇的惊心动魄。2004年，一本叫《狼图腾》的书很流行，2015年《狼图腾》搬上银幕。为了拍电影，法国名导让·雅克·阿诺，光养狼就耗时三年。电影里，人养了小狼，小狼长大成为凶猛的狼……父亲说那场面就像当年他与狼的相遇。

那年，12岁的父亲和奶奶去田地里割麦子，风高草疾、风吹麦浪，一头体长120厘米的狼缓缓走来，距离父亲和奶奶仅有20米左右……狼的毛皮在日光下闪着银灰色的光，一对绿眼珠凶残地扫视着一大一小，狼的瞳孔在不断地放大，收紧了后腿，随时准备冲刺、攻击、撕咬。

那一刻，父亲站在原地紧紧地攥着奶奶的手，奶奶急忙把父亲推到身后，本就饿得不行就来下地的母子俩，如今要给狼填饱肚子，大概人生没有比这更糟糕的境遇了。两只发红的眼睛，凝视着四只畏惧的眼睛……空气中弥漫着一头狼的口水味和一对母子濒临死亡的气息。那只狼凝视了半晌，摇了摇尾巴，不知为什么竟默默地离开了，或许是看饥饿的寡母护犊心切，不忍心下嘴。人类无法知晓狼的心理活动的，但我们在《狼图腾》中看到，狼是通人性灵性动物，并且能知恩图报。

3

父亲初中升高中时，政策规定20%的学生推荐升入高中、80%的学生回村务农。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被推荐继续就

读高中。穿着打满补丁的裤子和漏风鞋子的父亲，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当年高考时，遇上1966年大学停止招生，加上家里太穷，父亲读完高中，只好选择去当兵。当兵不仅能解决饿肚子的问题，而且能成为最光荣的战士、“最可爱的人”。

小时候，在部队大院里成长的我，最喜欢去看人家的制服和制服上的肩章，最爱去数肩章上有多少个杠和几颗五角星。肩章是勋章，是荣耀，也是军人奋斗的见证。

父亲写得一手漂亮刚劲的书法，学校的每个新学期，父亲都能挣上一口吃馍馍的钱，全班发了新书和新作业本，那时父亲最忙、最兴奋，他要给全班同学的新书、新作业本封面，用小楷题写学期、学科、班级、姓名，那时的父亲体面得很。后来，我看父亲的钢笔字，每个字都硬气得像拆不开偏旁部首一样。

寒冬酷暑、风雪雨夜，父亲总是坐在桌子前点灯熬油“爬格子”。父亲先后在省市、国家级报纸和刊物上发表文章800余篇，其中《认真学习‘七一’讲话，把人事工作推向前进》由人民出版社辑录发行。我刚参加工作时，父亲和我每天聊的就是写文章。在父亲的潜移默化下，我也喜欢上了写作，零花钱也从工资变成了稿费。母亲洗衣服，一翻我兜里的东西，全都是凌乱的一沓稿费钱。

4

南米北面，是饮食文化的地域差异。父亲从西北到西南，从甘肃到重庆，唯有饮食习惯没有变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面食一直是父亲的心头肉。父亲一生最大的爱好，除了爬格子、抽烟，就是吃面。甘肃的面食琳琅满目，有牛肉面、驴肉黄面、饸饹面、搓鱼面、臊子面、炮仗面、大肉面、浆水面、凉州套面等。重庆人吃米饭，父亲一直不习惯，总会自己偷偷煮面吃。

那一年，我陪父亲回家乡探亲，舅舅点了一桌子形形色色的面食……有凉拌、有热干、有炒面、有长面，父亲吃得眉飞色舞，像个小孩子一样解了这几十年的馋。有人说：“煮

碗面给你吃，是北方人最温暖的情话。”小时候，我每次放学回家，父亲总会煮一碗臊子面给我吃，提前炒好臊子，我会连汤带面吃个底朝天。父亲的爱就是这样来得坚韧无比。

“七十古来稀，吾生已半。”如今父亲已步入七十岁高龄，高血压、糖尿病等一堆基础病，每天要吃大概30多粒药，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。想着父亲一出生就遇上了爷爷英年早逝，缺失了人生弥足珍贵的父爱，年幼命悬一线、年轻艰苦拼搏撑起整个家……一场关于生命与鲜花、生存与意义的思考，掀开了我对需索的求证、对灵魂的检视。里尔克说：“一个人只有在第二故乡，才能检视自己灵魂的强度和灵魂的承载力。”总想生活在思想与精神高处的我，是父亲在第二故乡给予我的全部。生命是转瞬即逝的一件礼物，活着是惊喜，珍惜必回馈！

（作者系重庆市丰都县文旅委主任）

西北的热土，孕育着淳朴、真诚、豁达的人们，一身正气、一腔赤诚、一股豪爽。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，这是大唐王摩诘笔下壮丽的西北；“中国强盛之时，无不掩有西北”，这是晚清左宗棠笔下战略的西北。

1

我的父亲就出生在西北的甘肃。有人说，不到西北，不知天地辽阔；不到甘肃，不知西北博大；也有人说，甘肃是最具狂想气质的一座城市，历史、人文、民族、信仰在这里激烈交锋汇聚，还有河西走廊影响中国2000年的历史。我为自己出生于甘肃而骄傲。我写过《海之狂想 燕之鸿鹄》的短篇散文集，原来有不谋而合、与生俱来的狂想气质。

父亲刚出生三个月，爷爷就因病辞世。爷爷是一名私塾先生，名“化民”，教书育人，是现在所说的全科教师。王化民，这个名字起得好，让我一下就想起了东汉的王充。王充在《论衡》中说：“化民须礼义，礼义须文章。”爷爷因肺结核辞世，父亲没能看见爷爷的教化和对自己的教化，我却庆幸自己看见了父亲的文章而得以教化。

奶奶非常艰辛，把父亲和伯父两个小孩，含辛茹苦抚养长大。父亲说，他小

在大宁河边

□余明芳

我年少的时候，曾想最美的人生，是在大宁河边某一个渡口不远处，有一座石墙青瓦的房子。

青石板的小路，连接着石板的院坝，连接四季歌唱的河流，也连接四季变换的青山。当所有人没有醒来，踏着星光和薄雾，去洗脸、担水、洗菜、捣衣……把一河闪烁的星光撩乱，任凭鱼儿在指间穿梭。

炊烟和太阳一起升起来。金色的阳光，金色的河；金色的木船，金色的渔歌。小小的码头上，有黄葛树和石头生成的凳子。等船、等人的过客，聊着冷暖悲喜。

小小的孩子，行走的第一个光脚丫，印在青色的、红色的、黄色的沙滩上。他避开母亲的目光，像一条鱼儿冲浪，河流就是他的天空，双手变成翅膀。

他像撒网一样，把绿底红花的被单撒出去又收回来，把洗净的衣物摊在大圆石头上。小小的孩子，睡在圆形的卵石上面，河谷送来的风，像无字哼唱。暮色里，母亲忽然想起，敞放的孩子没有绕膝喊饿。

河滩上，卵石圈起的沙地，有大有小，可种豌豆和麦子，可种红薯和洋芋。房前种有一株金丝柳，燕子的剪刀在柳眉儿中穿行，告诉我又见春天。河水变暖，枯瘦的河岸即将丰满。

夏天来了，河沸腾了。被称作“船狗子”的船公，哪有什么羞涩，在险滩处噌地掉下河，一身黝黑的皮肤水都沾不上。

夏天的夜，既短，又藏掖着惊恐和莫名的期待。什么时候暴雨陡降，洪水连天遍地赶来？

没有洪水的夏天，是不完整的夏天。大水带着上游的泥沙和石头，一浪碾过一浪，咆哮着、冲撞着我们的生活。大水淹没了所有，没抢出的菜粮送给了水龙王。大人愁，细娃儿竟然乐。

胆肥的男人，撑着竿打捞财喜，蹬浑水打鱼。洪水恣意宣泄后静静消退，总会带走一些，也许是鞋子的一只，但也会留下些什么。

洪水席卷过的河滩，新添了些远古生物的化石、雨花石、宁河玉。彩虹搭起山和水的鹊桥，小小的孩子，并不惧怕，掀开一块石头，看昨天的螃蟹还在不在；提一只小桶，两三尺的竹竿，能吊一把把的鱼。岸边的浅水里，游着大水带来的鱼儿，太阳出来了，它们回不了家。

渡口寂静，河两边的人，吼起嗓子对话传信。河面上的吊桥、河湾里的水车、河岸上的栈道，如果想看你，再大的水也阻隔不了。

夏天的黄昏与黑夜，天作幕帐地当

床，在大宁河边，一张凉席、一把芭蕉扇，大人聊着聊着、细娃闹着闹着，就进入了美美的梦乡。

总想去对岸看一看。秋天的大宁河变蓝了、变浅了，蹬着水就去。青色的绝壁上，各种灌木的叶子像花开放，杜鹃花一样的艳，火烧云一样的艳。坐在有些冰凉的卵石上，想日子里的忧伤。河边有焦有虑，惊天动地的眼泪与悲号，也不过河水的一朵浪花、一声轻噬。

大宁河并没有一本完整的史籍。《山海经》中记录的宝源山、盐泉、药山，被当作过往的辉煌。广袤的大海、无际的星空，都没有史籍记载。大宁河边的日子，为自己而

过。从容恬淡，读山读水，读风读雨。

这里的人、这里的自然、这里的内心，冷暖自知，悲喜自度。这里的人，是河的孩子。大宁河，是摇篮。

大宁河在冬天，变成翡翠河。浅水处的跳石露了出来。几艘精心打扮的船，载走了别人的新娘——妈妈的小姑娘。

如果有一天，能回到大宁河边。顺着青石板的路，去看水里的夕阳，想爹娘。席地而坐，道一声流水已带走一切，也曾追波逐浪。这世界并不需要知道我来过，但我的心里，永远淌着这条彩色的大宁河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巫溪县政协）

